

刊叢記傳人名界世

愛迪生博士傳

譯堃肇孫 編主 誼高陸

洪均圖書館

行印局書界世

洪均圖書館

愛迪生傳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愛迪生傳

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運費匯費

W·A·西蒙茲

孫陸肇高

茲薩誼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
著者人 W·A·西蒙茲
編行版 茲薩誼局
出發主譯 原著者人
愛迪生傳

編譯世界名人傳記叢刊旨趣

陸高誼

教育方法，不外兩種：一方面啓發青年之個性得自由發展；一方面指導青年之學習有正當途徑。閱讀名人傳記之好處，即能收此兩種教育方法之功效。蓋傳記所記，皆以事實為根據，非如小說家言，信筆所之，儘多空中樓閣；其能成為名人者，殆又皆人類中之傑出英才，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莫不足以啓發激勵，而為後人楷模也。

或曰，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姑不具論；而熟讀某人傳記，充其量亦不過成為某人第二而已。有以足貴余曰，果能成為某人第二，亦屬佳事；蓋所謂某人者，當必為有用之人，以前祇有某人一人而已。今能有某人若干人，豈不快哉！况人類進步，端賴歷代經驗之積聚。初民之日常生活，無一不出於「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吾人今日之日常生活，抑承先人之經驗，幾可無所用心，於是每日所省之「嘗試與錯誤」時間，皆可移用於其他工作，人類乃日見進步。閱讀名人傳記之益，亦正相同。前人經數十年所得之經驗，吾人能於旦夕間得之；青年人能具有成功人之經驗，基礎既高，則將

來之成功自必更高，又豈僅如某人第二，與之並駕齊驅而已哉！

至就文學方面言之，傳記文學在西洋文學中頗佔地位，而中國素不注意於此。雖有史漢及諸史之列傳，備此一格，但苟非以文勝質，或卽語焉不詳；此外如年譜之類，更無非個人之「流水帳」，索然無味；偶有一二所謂大人先生之言行錄，則又非「官書式」，卽「超人化」，一若其人非今世所能有者；等而下之，千篇一律之哀啓與家傳，及視作應酬之墓誌銘，或竟苦塊昏迷，語無倫次，或卽滿紙套語，毫無實際；凡此種種，比諸西洋傳記，瞠乎遠矣。

余少時，嘗從西人閱讀西洋名人傳記多種，嘉言懿行，倍受感化。其後忝爲人師，辦理學校，亦每以閱讀名人傳記諄勸學生，潛移默化之功，誠有足多者。今負責本局，以地位言，本局爲國內三大出版家之一；以責任言，應輔助教育，發揚文化；以此深覺名人傳記之出版，實屬急不容緩。茲特先就世界各國名人傳記中，如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實業家，其一生經過，足以激勵青年，發揚志氣者，精選若干種，以生動之筆，逐譯介紹，名曰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以爲青年修養之助；次則擬進而試編中國名人傳記，以爲倡導。刊行伊始，用布區區，幸海內賢達，有以教之。

原序

當愛迪生在一八四七年剛睜開他眼來的時候，美國還是一羣茹辛含苦地奮鬥着的拓荒者們的土地。他的生地是在俄亥俄州的邊境上。在密執安的一個木材產地的粗獷環境中度過了他的幼年時代。在他長大時，人們正開始在工業的發展中探求生活；而他，在這方面，却比當時的任何人開拓了更多更大的活動範圍。

在暮年時，他眼見那慘淡經營而成的經濟文化的高塔在激烈的狂流中傾覆而毀滅了。他對那些陷於困境的人們的最後忠告表示了重振美國的鼓勵和崇高的信心。祇有忍受臨蓐時的痛苦才能誕生那新一代。在農業和工業的最優秀的成果的聯結中，這時代是會進入一個更偉大的紀元的。

愛迪生給我的印象最初是異常複雜；這在你，無疑的也是一樣。我看到了他的許多發明，但對於他工作的忠誠總似乎還有疑問。我總覺得他是非常僥倖的，他的成功或許是偶然的結果，有的也許是從別人那裏假借甚至竊取得來的。那時我還沒有全面地認清他那獨特的性格和氣質。

後來，在一個括着大風的日子，我站在一塊潮濕的混凝土的旁邊注視着他。我見他在那塊凝結中的某石上簽了名，又把他自己的足印踏在那土上留作紀念。他那和善謙遜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又見

過他和美國總統手攜手的從一輛行李車上走下月台來；數十年之前，就在這車站上，會有一個狼狽不堪的報童被一個激怒的車務員逐下車來。這是十月中的一個早晨，天下着雨。他那修長而樸實的外衣祇扣住了頂上的一个鈕扣，在大風中不住地撲擊着。這一天中他以同樣樸實無華的態度接受着來自各方的名人的熱烈稱讚和敬愛。那天晚間，我會聽到他在總統的歡宴席上的答辭，他的聲調清楚地表明了他那時的心情。

諸位給了我許多的獎勵，我感到非常慚愧。今天這個永不能忘的晚上倒不是爲了獎勵我個人；在過去已經有好多的思想家了，而在現在又有不少的人在繼續努力着。你們應該向他們致敬，沒有他們我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如果我曾經多少地激勵了一些人的努力，我們的工作會經多少地擴展了人類的理解範圍，因而給這世界增加了一些快樂的話，那我也就滿足了。

這次，我對愛迪生又有了新的一瞥。他那種謙遜誠摯的態度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因此又想起了他成就的功績。難道他就應該獲得各方投來的無數的讚美嗎？難道他本身就是一個贏得大衆熱愛的象徵嗎？

祇有一個方法可以滿足我自己——我決意研究他的一生事蹟。我遠從愛迪生本人以前開始，把他在坎拿大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作爲研究的背景。我熟悉了那位曾經幫了紐折爾西的侯伯爵反抗華盛頓而終於失敗的老保王黨員約翰愛迪生。我到過那年停戰後他和別的保王黨員一同遷來的諾法斯科細

亞。最後在安大略伊利湖的岸邊，我憑弔了他那幾乎被人遺忘了的坟墓。

在上部坎拿大，我發現了那個「失落了的」祖父——小薩末爾隊長，於是便把他補進了他們的家系中去。我在坎拿大的檔案中查到他在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反抗美國的英勇史蹟。離他住所不遠的山崖上有一個牧場，四週植着蘋果樹，還有不少的坟墓。我在那錯綜的墓石間找得了他的墓址。我又親自探訪了他兒子小薩末爾越過荒寒的安大略西南邊陲，逃避印第安偵探的追趕的史實。後來我又到了俄亥俄的米蘭，我觀光了湯麥斯阿爾伐誕生的磚屋。

接着我又去到休倫，從愛迪生的幼時游伴的口中得悉了他那時的頑皮的軼事和在母親身旁學習的情形。在斯特拉得福，我找得了那隻他第一次作電報工作用的破舊的書桌。我又跟他當時的僱主的兒子交談過。我在美國中部沿着愛迪生過去離家流浪的路線，游歷了阿德立安，威因砲台，印第安納波里，辛辛那提，孟斐斯和路易斯維。我遇見了當時和他一同工作的人們，同時知道了他當時的許多經歷。西方聯合公司的珍貴的記錄也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

我於是進而研究他六十年來的發明事蹟。我把他的發明逐一的加以考驗。我從那些模型和副本上追溯他那時迂迴曲折的研究路徑，而且又親自動手把其中一部份試驗過。我從他最初設計的投票計數機着手，我會親手觸到那架保存在專利局中的粗率模型，它的底部還刻有一把摺刀的表記。我會參觀他那第一架券價電報機在紙條上刻印字母時的工作情形。我又仔細地察看了那隻說明那新奇的「能媒力」的黑

色小盒。我還在他的白堊電話機中試講過話。

我和他去過門羅公園，三年中，我出入於他曾在這裏辛勤工作的實驗室。我又從一個會和他共同努力創製那實用的白熾電燈的僅存者的口中知道了當時日夜操勞的堅苦情況。在那陳舊的機器廠裏我見到了他設計的發電機的雛型，而在斯刻涅塔狄我又見到了描述這架電機的藍晒圖樣。我會目覩那架曾經一度從紐約的第一個發電廠發送電流供給全城應用的奇形巨太發電機——蒸汽和電的結合品——的開動。

在以後的幾年中，我便在許多至今沒有發表的書函中，當時的刊物中，以及他助手的紀錄中追溯他的事蹟。最後，在他西奧倫治的墓旁，我的研究算告了一個段落。我於是知道了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這些研究的結果都寫在這一本書裏面。在和我交談過的人中有許多是已經去世了。其中有許多事實還是第一次發表。在這裏我指出了不少的爭論着的細節，我也糾正了一些已經成爲傳說的錯誤。我的結論根據於從原本上的探求，所以也許比一份僅是記載那些改變世界的發明品的表冊要多一些內容。對於愛迪生，對於這個偉人，我於是更加感到了興趣。我同意惠爾羅吉斯的話，愛迪生縱使不發明什麼東西，也依舊不失爲一個偉大人物。

叫湯麥斯阿爾伐愛迪生的有兩個。時常在美國各處出現的是一個慈藹端莊，像議員似的人物。他的說話等於金科玉律，他的事業簡直是奇蹟。他談吐很文雅，口齒也是十分清晰，態度又是那麼的端莊嚴

肅。如果一個天才給於大眾的印象便是應該這樣的話，而他又是那麼地適合。我們一代人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接受了這一個畫像。

可是這僅是那個崇高的性格的片面觀察。在這性格中那種拓荒者的拘執精神和自然探求者的單純特性違反了人類的社交維繫。在他三十歲以後，在註定了成爲偉大的人物時，其餘的五十多年中，祇得過着平庸的生活。他無法把自己隱蔽起來；即使找到了方法，也還是不可能的。大羣的人會乘了專車趕到他的隱蔽處來訪謁他。他終於理解了一個人如果不支付最高的代價——犧牲自由，是不能建立起一個事物的新局面的。

讀者在看完這書以後，也許會感到失望，因爲這裏所說的幾乎全是關於這偉人的實驗室和工廠中的工作情形；可是如果能想一下他的大部的時間全化在這裏的話，也就可以滿足了。讀者也許會感到這書中關於這發明家的家庭生活情形講得太少了。但他一定會看到這裏並沒有遺留，重要的事件，而有時特別提出的却是和他的工作，和他的性格都是有很大關係的。

這一個愛迪生有一種和林肯相似的氣質，一般凡人是不能和他相比擬的。從他生命的起始以至終結，他的性格在繼續展開着，發揮着。正如巴頓（Barton）的批評林肯一樣，愛迪生早年生活遠不如在他暮年時來得壯烈，而這也就是我所以要描述他事蹟的原因。當時的殘滓在被歷史淘汰時，當人類的進化動力的偉大性要依着智識和時間而重新估價時，愛迪生的偉大却不會消滅。他那堅強的心智還繼

續存留着。由於他的人格，他是會和林肯一樣永生於人間的。

生命對於這一個人是從不麻木的。他不止一次地而是幾十次地遭遇了不可能，可是他總還忍耐地積聚了許多的智識，進行了無數的試驗，設法把它解決。最後，他可以說：「我的確好好地生活過了，我已經做完了我的工作。如果真的有來世的話，那麼，我是準備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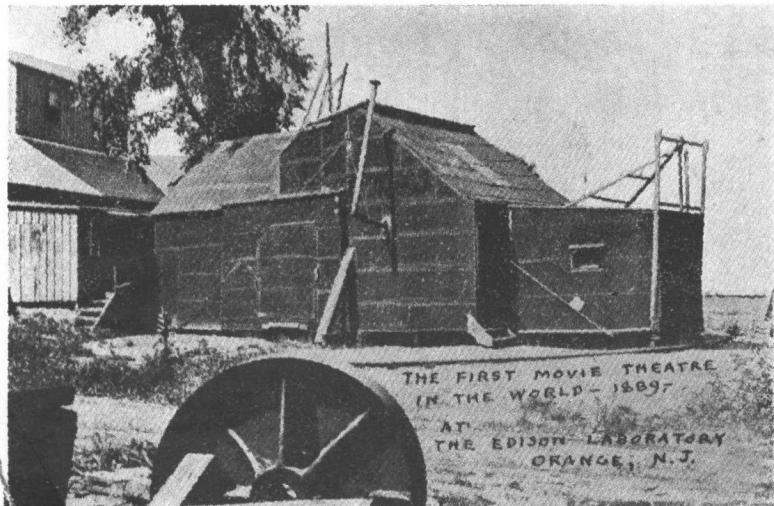
他誠然是他的時代的一個產物，這個時代的成熟正適宜於他的開花結果；然而這世界所要挑選作為先導的人中，他還不見得就是這種類型，也許別的許多人是更有希望的。不，根據在這時或許已經陳舊了的哲學說來，他也許會被看作上帝的創造物的。假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也是有被選的理由的。在芸芸的衆生中他並沒有被盲目地挑選了來執行上帝的意志——命運。

我們的工作便是在於考驗這些理由，尋求那可以解答愛迪生的疑謎的鑰匙，在於說明這個奇異而孤獨的未知物的解釋者的一生的不可解的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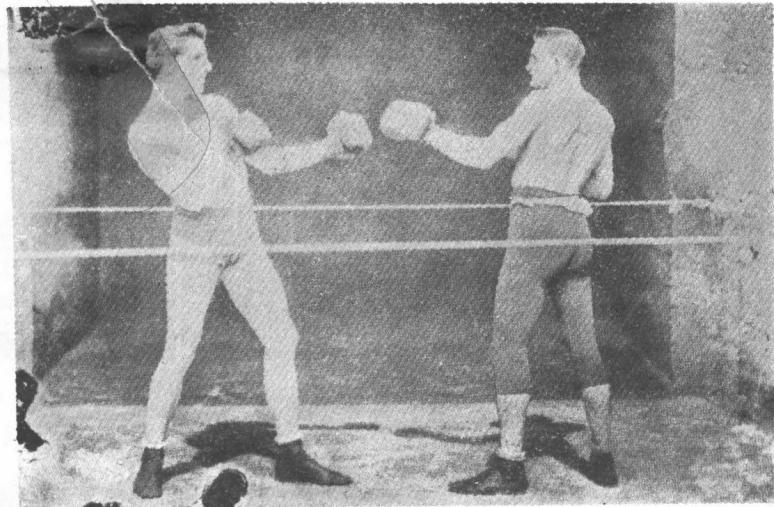
W·A·西蒙茲寫於密執安州爾朋



愛迪生在西奧倫治實驗室門口簽到，每天他總是第一個報到



“黑瑪麗亞”——第一個活動影片攝影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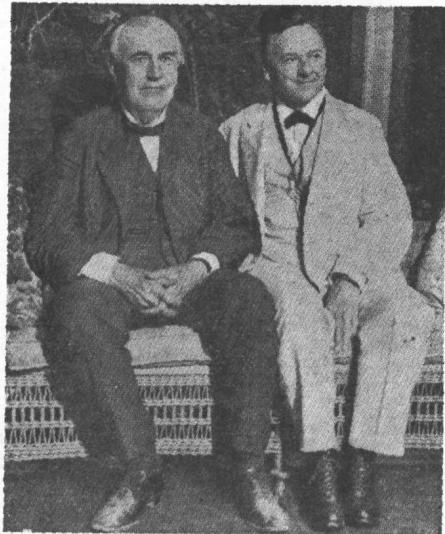
愛迪生電影機鏡頭前的拳擊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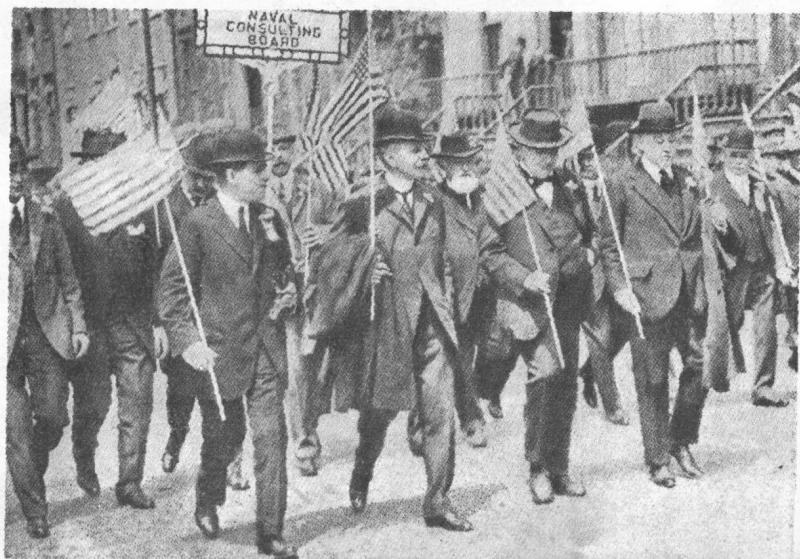
愛迪生和他的“失眼隊”

(1) 拉蒙特、(2) 麥格林、(3) 富爾敦、(4) 斯巴爾、(5) 塞爾、(6) 雷夫曼、(7) 爱迪生 [攝于 1912 年]

COPYRIGHT.
THOS. A. EDI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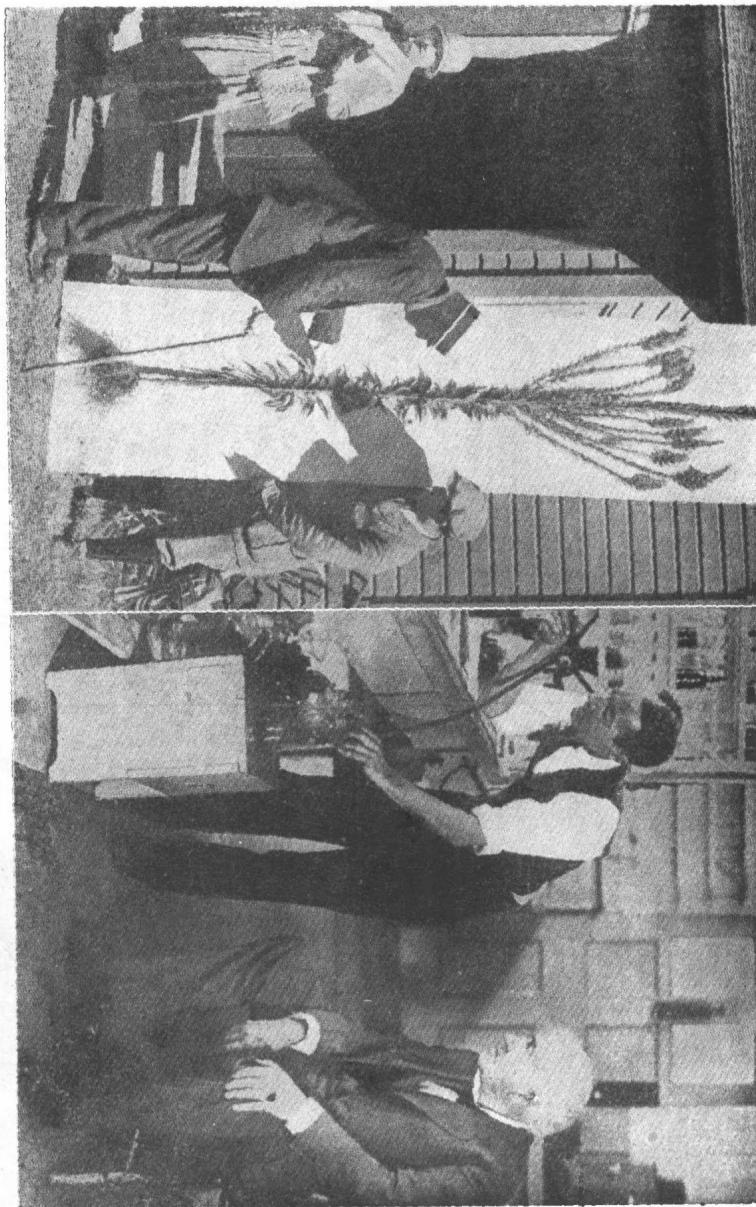


愛迪生和海軍部祕書但尼爾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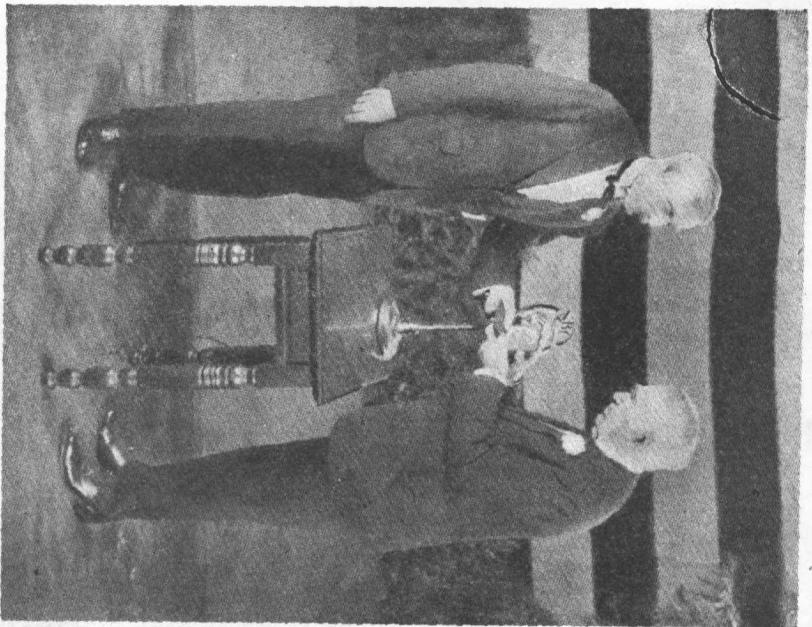


愛迪生率領海軍諮詢局參加紐約的戰備示威遊行（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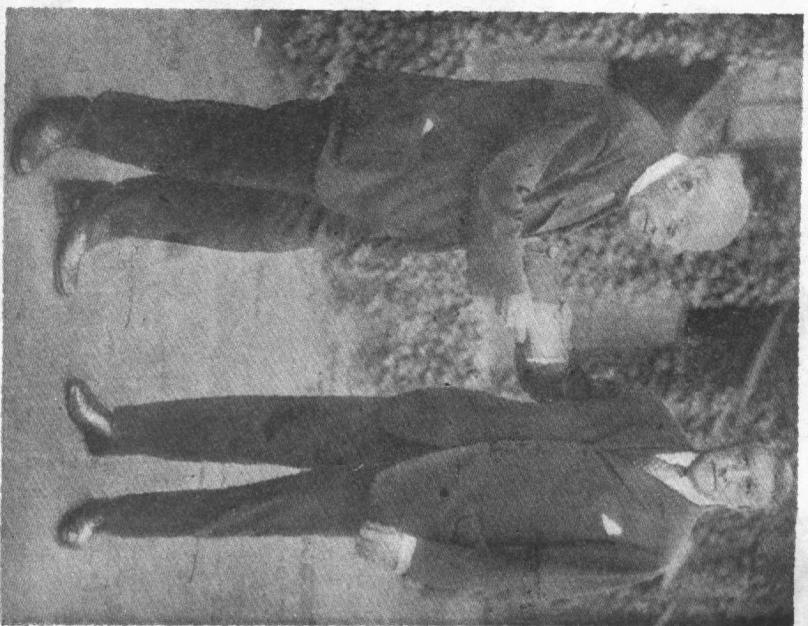
他正在檢驗一棵佛羅里達的巨大的秋金草。



愛迪生看着他助手試驗橡皮



“財政界魔術家”梅龍 (Andrew W. Mellon, 財政部祕書) 代表美國國會以榮譽獎章贈給“電學界魔術家”(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最高法院裁判羅勃特 (Owen J. Roberts) 以蘇格蘭化學家司各脫 (John Scott) 獎章和獎金贈給愛迪生，酬報他服務人類的偉大功績